

國際縱橫譜

上冊

著文紹社

國民出版社印行



國際縱橫橫冊上

全上部下二冊國幣壹元柒角

版不權所翻印

編輯者 杜紹文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金華府望塘井

印刷者 總發行所 國民出版社

金華總社  
各地各大書局

經售處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 小 言

這裏面所搜集的三十幾篇稿子，均先後發表於東南日報，原名「國際一週」。顧名思義，所謂「國際一週」，應為一週間的國際綜合動態，但我所寫的一週國際，則力避「流水賬式」的俗套，那些枯燥、乏味的事件堆砌作風，頂多只能複述某一事件，並加強讀者的一些記憶，對於提供問題與介紹新知兩項，顯然是不能辦到的。

國際現象，瞬息萬變，然亦有其以不變御奇變者在。什麼是不變的原則呢？簡言之，便是史地的知識。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一族有一族的環境，歷史傳統和地理範圍，往往決定了某一國族的趨向。西人研究國際問題，常致力於「It was...; It is...; It ought to be...」等三步驟，能明瞭過去，始能把握現在；能把握現在，始能判斷將來。過去史實的探討，係指示未來變化的資源。至於地理環境，所關亦鉅，例如島國之民，視海如野，冒險之性特富；內陸之邦，見聞多陋，保守之習甚濃。隨便那一國家，其國策的決定，莫不受其地理環境所左右。故歷史是告訴我們過去的事，地理則告訴我們現在的事，合治歷史、地理於一爐，那末，視察國際現象，就能「雖不中、亦不遠」了。

本書各篇，皆有主題，又依其主題性質的類別，區為四編。每篇文字，都以歷史為

「經」，而以地理爲「緯」，再以軼聞爲「穿插」，這樣一來，可使索然無味的國際論述，變成輕鬆、生動、潑辣、流利的文字，易爲人人所愛讀。關於此一條件下面諸篇，是部分的實現了。不過，爲了顧全主題的材料，且爲時間所限，遂略有一點重複的地方，惟尙無礙於其每篇的完整性。

東南日報之刊「國際一週」，截至去歲十二月底止，已有一年又四閱月，全部不下七十篇；現稍加整理，去同留異，共得三十六篇。原無付梓之意，因東南日報讀者，不斷要求出版單行本，爲不忍過拂各方讀者熱情計，爰商得報社當局同意，付諸剞劂，就正國人。

戰時人事衆六，書報缺如，參考之需，多所未便，以故本書乖誤之處，必不可免，甚望閱者有以教之！

最後，本書能於抗戰時物力維艱之際，出而問世，不得不歸功於東南日報社社長兼國民出版社經理胡健中先生的鼎力玉成，這，令作者不勝感幸，謹誌書端，另申謝悃！

杜制紹文 二十九年二月於金華

# 國際縱橫譚 上冊

## 目 次

### 小 言

#### 第一編 一般問題

一 二次大戰前奏曲	一
二 二次大戰的屠場	一
三 世間無中立之理	一
四 非友非敵之中立	一
五 封鎖與反封鎖戰	一
六 經濟戰爭現階段	一
七 戰鬪的序列	一

## 貢 次

八 國際變形期	(一六三)
九 集體安全制度	(一七一)
十 反侵略的低潮	(一七九)

## 第二編 特殊現象

一 國際紛爭縱橫談	(八七)
二 國聯之又一試驗	(九六)
三 利害戰勝了思想	(一〇四)
四 軸心發現裂痕	(一一三)
五 英法合作的力量	(一二二)
六 德意武力總解剖	(一三〇)
七 教皇呼籲和平	(一三九)

# 國際縱橫譚 上冊

## 第一編 一般問題

### 一 二次大戰前奏曲

危機 战爭 毀滅

又是日長如歲的七月了。七月是一個革命之月，亦是一個危機之月。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軍在巴爾的摩爾地方，宣告脫離英國的統治，樹起革命的旗幟；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人民襲擊巴士提耳的大監獄，展開革命的戰鬪，剷除專制的黑暗。我們中華民族，在前年的七月七日，亦發動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聖戰，進行第二期的國民革命，一方為自身謀解放，一面為友邦擊暴徒，此一革命的戰爭，其意義正不亞於美法的前事。但是，七月的光明面，固為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戰爭開始紀念日，其另一陰暗面

，卻為大戰危機的飽和點與行動期，例如奧國皇太子腓特烈南大公爵，就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波斯尼亞的塞爾耶凌城，被一個塞爾維亞的學生所殺，德國藉故援助奧國的哈布斯堡王朝，儘七月這一個月內，秣馬厲兵，磨拳擦掌。那時英國政府，態度又失之曖昧，德國戰意益決，「七月危機」乃達最

高點，首次世界大戰，終於在八月一日爆發。一九三九年捷克問題表面化時，蘇台德區納粹首領漢倫，亦於七月二日，向布拉格的捷政府，提出一個措詞嚴重的通牒，要求即刻實行其四月二十四日所送達的八項綱要；漢倫這八項綱要，完全是無理的要求。到了七月杪，時局愈演愈緊，德政府對捷提出最後警告，謂在九月五日紐倫堡的國社黨年會時，漢倫要求仍不接受，則德決計運用武力。和事老的英國，忙派前商相任錫曼，於八月三日抵捷，着手居間調停。故去年七月，亦係危機之月。

## .....

過去一週，歐洲形勢的緊張，亦不下於客歲的同期。去年各國當軸，有的準備

.....  
火藥氣味  
.....

未充，有的投鼠忌器，尙不敢公然從事戰爭；現則大大兩樣了，各國政府大員，公開說明戰禍的不可免，積極預備大規模的廝殺，好像賽跑競步一樣，「預備」的號

令喊過了，靜待一聲「開動」，即行大顯身手。法總理兼國防部長達拉第，於六月二十七日的參衆兩院席上，明白指出「七月局勢的嚴重，為二十年來所未見」；並有一驚人的報告，謂「集中法國邊境的外

國軍隊，共有三百萬人」；因鄭重要求法人三事：「對於武力控制世界的任何企圖，決用全力以與週旋；時至今日，法人應速履行三大任務：（一）擴充軍備，（二）團結應變，（三）密切注視局的發展

」。翌日，英保守黨極端派領袖邱吉爾，亦在倫敦發表演說，內容計分三點：（一）七、八、九三個月，為歐局嚴重的時期；（二）警告希特勒，請其勿輕擲世界於浩劫之中；（三）英國忍無可忍，已作萬

一準備。英外相哈里伐克斯，於二十九日在皇家外交協會演說，語句尤為明確；他認為欲保全國際法治與秩序，必須有不惜一戰的決心，英國決不向誣蔑和強力屈服，相反的準備隨時抵抗侵略的暴行。英軍

需大臣布爾金，亦於三十日在格拉斯哥演說，稱英國物資準備宏厚，決不懼任何戰爭。英前外相艾登一日在伊林演說，宣稱英國決心以武力保衛和平。英首相張伯倫亦在七月二日向全英廣播，再度說明英國

抵抗侵略的決心，並力言英國已有充分的準備。此外久懸未決的英法蘇互助同盟，由於英國全部接受蘇聯的要求，即（一）實施互助時，不必通過國聯機構；（二）加盟國家的軍事合作，應多注意自動性；（三）將波羅的海各國國名，列入保障條約之內。莫斯科的反侵略談判，可謂急轉直下，大功垂成。英法宣布歐局的嚴重，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有下述諸事做證明：（一）德意軍事當局，不斷舉行談話，如德國防軍總司令季德爾與意陸軍次長加羅尼間，德海軍總司令李特與意海次加伐尼亞利間，德航空部長戈林與意空次伏萊間，聞均決定合作辦法；（二）意軍事措置已推及於菲洲，德陸軍總司令勃勞希區，曾往北非意屬利比亞，佈置德意聯合動作事宜；（三）意陸軍總參謀長巴陀格里奧，觀察阿爾巴尼亞，該地駐有意軍十二萬人；（四）意海軍第一艦隊，出動巡弋於大西洋，第二艦隊亦定七月一日起，巡弋於地中海，新造德艦相繼下水；（五）意陸軍即將在北部舉行大演習；（六）德陸軍額至本年夏季，將有一百四十萬員名，德波邊境有二十萬工人趕築工事；（七）大批汽車，自德境開抵但澤，以修理為名，延不駛歸，維斯杜拉河上，亦築就浮橋一座，但澤市內已發現國社黨挺進隊；（八）德陸軍官佐士兵，自一日起取消假期，預備軍服役時間，亦延長至九月底止，英法波羅等國，皆競作戰爭的種種準備。

二次大戰的挑動者，以近情觀，納粹德國要負極大的責任。不僅意國聽命於柏林，即遠東的暴日，亦唯柏令之命令是從，月來日偽進攻外蒙，含有破壞英法蘇連立同盟，試探蘇聯軍隊實力，和牽制一部蘇軍的三個作用。希特勒的「春季運動」，希氏為什麼要這樣幹？這亦有其必然的原因。納粹主義就是戰爭，它是靠戰爭而存在的，假如不能「侵外」，它將不能「安內」。納粹德國拚命擴軍，擴充軍備是需要金錢，「大砲代替牛油」的結局，弄得羅掘

俱窮。希氏去年的春季運動，弄到了奧地利國的一大筆現金，今年的春季運動，又取得捷克國的大宗現金，這些現金，經瘋狂擴軍的浪費，現在又莫名一文了，此係納粹行動的第一因。其次，擴軍與戰爭，是「對孿生子」，擴軍的終極就是戰爭，戰爭的前身便係擴軍，納粹國內，雖然變成「砲肥人瘦」的慘境，惟大砲的砲口，必須找最弱的一端發洩的，這是第二個原因。復次，依照納粹的作風，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主義，政治上的樹敵自孤主義，軍事上的瘋狂備戰主義，文化上的種族歧視主義，它已一步步走向毀滅的深淵，再過相當時候，他國如不打它，它亦難以存在，因此它遂冒險訴諸行動，企圖挽回不可免的劫運。再次：納粹認為英美法蘇等邦的軍備，尙未達到預定的水準，至少須明年十月，始能一戰；而英美法蘇各國，又復貌合神離，不能守望相助，故此時如不下手，更待何時？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希特勒幻術的屢次成功，從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以後，差不多要以希氏的冒險舉動，最為「一本萬利」的賺錢事業了。希氏的手把戲，共分八個步驟：第一為廣事說謠，第二為散布恐怖，第三為擴大糾紛，第四為製造事件，第五為藉口挑釁，第六為軍事恫嚇，第七為外交詐欺，第八為安全佔領。這八個步驟，百試不爽，併與時如是，亡捷時如是，預料未來一切行動，亦將莫不如是。

### 蒼鷹起 黑鷹落

國傳統的國策，「把眼睛和行動朝東去！」威爾第違反了這點，結果不免慘敗。  
戰後的德國，承認了西部國境的永久性，而接受了西歐羅加諾條約的義務，但它對東方，則堅決拒絕東方羅加諾條約的訂立，它認為東部國境仍有修正的必要。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德波雖訂立十年互不侵犯協定，但僅有五年功夫，希特勒便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宣布加以廢止，德國收回「波蘭走廊」以連接東普魯士，並經由東普魯士以貫通米美爾的野心，可謂昭然若揭。當一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國攻占捷克，並於同月二十一日收回米爾爾時，它乘戰勝的餘威，準備不戰而屈波蘭，由德外長里賓特羅甫，向駐德波使李濱斯基，提出三大要求：（一）將但澤無條件讓予德，（二）允德在波蘭走廊闊達五公里地帶，築一條汽車路，（三）把奧得堡及東部西里西亞割讓德方。波國得訊大驚，外長柏克，於四月一日急赴倫敦，而英波互助同盟，遂趕在德樂院未開會前成立，規定「凡外來侵略行動發現在於波境，係波國認為生存攸關，而決定予以武力抵抗時，英國即全力為波之助」。法波兩國，早於一九二一年的春天，訂立同盟條約，故法波互助，事實上即已存在。希特勒認波蘭此舉，參加了包圍德國的集團，阻礙了東進行動的自由，當然大為憤怒，因指英波同盟，係波蘭不信任德國的結果，把互不侵犯協定一筆勾消。德波對立，益形尖銳。波外長柏克，於今年五月五日，在衆院發表答覆希特勒的演說，謂「英波同盟，絕無對外侵略之意，惟兩國決捍衛國際生活的基本原則，則屬確實情形。德國似擬要求他人作單方讓步，此點殊不可能」。柏克並說明但澤與波蘭的不可分：「但澤居民，誠以日耳曼人為多數，然但澤居民之生活與繁榮，夙唯波蘭是賴。吾人在該處享有海外貿易的權利，吾人絕不有所讓步」。同月二日駐美波使波托基，奉命發表聲明：德如使用武力侵奪但澤，波蘭將不辭與之一戰。德波關係，自是日趨惡化，波政府原最懼蘇聯勢力的西漸，故認英波、法波同盟為已足，毋庸乞援蘇聯，反對英法對蘇的接洽，現則一反前態，竭力促成英法蘇互助條約的締結，可見德波間的緊張萬狀了。德諺有云：「蒼鷹起，黑鷹落」，象徵日耳曼的蒼鷹，是不能和代表波蘭的黑鷹並立的。

德波無法解消的矛盾

二百六十英里，南起上西里西亞，北抵波羅的海，居民凡三百萬人。最令德國焦

急的，即爲波蘭走廊及上西里西亞。波蘭走廊把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完全隔離，不但在經濟上受重大的障礙，即在戰略上亦受到極大的不利。波蘭走廊在大戰前，爲德國西普魯士省的一部分，以前叫做浦美賴尼亞，闊約一百公里，自有北歐史以來，此項地帶，爲波所有。十八世紀中葉，腓特烈第二始推翻波蘭的統治，使東西普魯士打成一片。該處的日耳曼居民，計占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據波政府的統計，則日耳曼人只占百分之十九·六。波蘭要求保有走廊地帶，基於下述幾個理由：（一）從十二世紀起，該處便直轄於波蘭王國，後雖被條頓人所佔領，然一四五四年仍爲波所收復，一直到一七七二年波蘭首次瓜分前，該處始終爲波蘭的一省，波人之卜居於此者，亦達百分之八十八的絕對多數，這是歷史和民族的理由。（二）走廊割歸德國，則不啻堵塞三千萬波人出海的門戶，波蘭立國的憑藉全失，這是經濟的理由。（三）走廊爲德所據，則德方可進行軍事的措置，危害波國的獨立。德國方面，亦有理由認爲走廊屬波以後，便將擁有二百五十萬人的東普魯士，和德國其餘領土割開，行政效率、經濟利益和國防安全，均大受影響。因德波立場不同，觀感互異，走廊糾紛，叢出不窮。法國名將福煦說得好：「波蘭走廊，那裏睡着二次大戰的禍根」，確係一針見血之語。上西里西亞，礦產極富，產煤尤多，英自由黨領袖路易喬治，指上西里西亞的寶藏，等於五個亞爾薩斯與洛林，其重要性可以想見。日耳曼人占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但澤自由市，德國亦是始終不能忘懷的。德國打算向波開刀，約有數因：（一）捷克滅亡，繼以米美爾的收回，使波蘭陷入三面圍困中，無異昔時的捷克；（二）波蘇邦交不睦，蘇聯能否援波，大成疑問。波立間亦有傳統的宿怨；（三）一旦戰起，英法鞭長莫及，德國西部西格佛利的防線，可以阻止英法聯軍的東援；（四）波羅的海的德艦隊，隨時可封鎖海口，抵禦英法艦隊的東開，並隨時可佔領波濱琴尼亞，關閉波國通海的門戶。

……  
一頁  
供詞

有人以為德國對波，不致訴諸行動，其論據為：（一）波蘭係一大國，且有英法兩邦為之保障，自不同於立陶宛，德國善授機取巧，當不顧冒此危險；（二）波蘭外交，現頗有舉足重輕的地位，較易號召反抗德國，迫非奧捷的孤立可比；（三）德國經濟凋敝，人心不安，未能發動另一大規模的戰爭。因此有些人，認為只要相當滿足希特勒的榮譽之欲望，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真是一種不值一駁的錯覺！假如此項辦法行得通，則張伯倫該不會在伯明罕大呼「上當」了。

今年三月，倫敦皇家書局和紐約的喜芝閣書局和父子書局，均同時刊行希特勒偉著國社黨聖經的「我的奮鬥」未刪本，全書共有七百八十一面，但刪去的本子，則只有二百九十七面，兩本相較，其差額計有四百八十四面之多。在這未刪本中，希氏的侵略雄圖，充分的流露出來，他頻年所行的驚人事業，亦無一不依據該書；打個比方，該書恍如一本給德國人民的支票，希氏已一張張的實行兌現了。他坦白的寫出其願望：「無論何人，若真摯的盼望世界的和平，那未必盡他的力量，助德人征服全世界；因全世界被德國所征服了，和平始有實現的可能」。他對於外交的見解是：「國際聯盟，其目的若不在戰爭，就失去它本身的價值與意義。和民主國家聯盟，和其他國家聯盟，都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戰爭」。他對於歐洲的策略是：「永遠不要讓歐洲大陸有兩個強國的聯合一致；無論何國，若在德國邊境集中新的兵力，那就是攻擊德國，我們有權去防止它，去干涉它，去打擊它」。他對於弱小國家的態度，更為露骨：「我們並不是他們的警衛，亦不是他們的保護人，我們只是我們本國的兵士」。他對於殖民地問題，尤獨具隻眼：「大家記住！我們要使德國強大，不能徒靠海外殖民地為已足，最大的靠山仍是歐洲的祖國。須知世上最神聖的權利，就是要有並使用自己的土地；世上最神聖的犧牲，就是為保護此土地而灑熱血」。他對於德人的期望，寫得十分生動而富刺激力：「我們所需要的，不

是一兩百個敢死的黨徒，而是成千累萬熱狂愛國的戰士，來完成我們征服世界的計劃。世事本無常，以成敗爲斷，我們要避免失敗，貫徹成功」。够了够了，從上面這幾節未刪本的「我的奮鬥」中，已把納粹德國「嗜戰若命」的實質暴露出來，我們還能相信讓步可以弭戰嗎？

◆◆◆◆◆  
歷史塗滿了血漬  
和平從戰爭得來◆◆◆◆◆

文明」；意國的外交文書裏，亦公然寫出「大砲的聲音，勝於談判的言詞」；可知德意諸邦，認戰爭爲一種至高無上的事業，惟究其實際，則戰爭只是它的姿態，它的手段，而不是它的一種行爲。例如德國，就是吃軟怕硬的，它可以併奧亡捷取米，而不敢稍捋蘇聯的虎鬚，甚至擬即派遣商業代表團，親訪莫斯科，並尤以七萬五千萬馬克的信用貨款爲餌，全力使蘇聯不參加英法的反侵略集團；同時，德國控制下的斯科達軍火廠，亦與蘇聯恢復貿易，以出售武器示歡於蘇，誘其保守中立。但事實告訴我們，德國這種企圖是要失敗的，它不斷的挑釁與冒險，必有一天墮入戰爭的泥潭，意日兩國，亦將被其連帶捲入，因爲意日的向外擴展行動，例如意之侵略阿爾巴尼亞，日之封鎖天津事件，皆係受命於柏林的。英前揆鮑爾溫預測第二次大戰的序幕，亦指出係由於德國的弄假成真。自歷史的觀點看來，人類好戰成性，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相砍畫，有史以來的三千年間，僅有二百七十年的和平時間，且此段時間非直接的，而是零碎總計的。巴黎和會以後，就有十三次局部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開始於九年前的「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方露其端倪於今日。眼前的訂約狂與演說熱，均爲二次大戰應有的插曲。人類自有歷史紀錄的時候算起，爲保障和平而簽訂的約章，包括協定、公約、條約、議定書等等，爲數在五千種以上；戰後英外務部管理條約檔案的人，較前激增三倍，仍是忙不過來。這許多維持和平的約文，依舊不能維持和平。難怪拜黎要說：「兩

段戰爭時期的中間一段欺騙時間，即被稱爲和平」，伏爾泰亦要說：「和平乃是準備戰爭而未動手的階段」呢！現世界無真和平，能够支持戰爭便能够保持和平。（一九三九·七·三。）

## 二 二次大戰的屠場

### 戰神登祭 壇人類進 死谷

名記者白萊脫（F.Wright）在其「未來世界大戰」一書中，記述二次大戰的引火線爲捷克，時間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清晨。白氏以輕鬆的筆調，活描出納粹德國的野心，讀之引人入勝。捷克雖於一九三八年秋，橫遭割裂之國土劫運，可是捷克問題並未燃起大戰。名學者威爾斯（H.G.Wells）於其傑作「未來世界」裏面，則寫出二次大戰的發點爲波蘭，時間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的下午，翌日午後三時，波蘭長途飛行家科林夫斯基（M.Krueger）率領戰機空軍，在但澤上空，展開猛烈的空戰，其中一架飛機，墮落於但澤最繁盛的郎加塞大衛上。威氏的估計，現在有幾分可能性了。但澤國社黨首領福斯德，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請求德軍派兵佔領該城，德即接受此預定的邀請，立即分兵四路，進攻波蘭，德復於三日拒絕英法最後通牒，英法宣告對德作戰，歐洲的局面，遂由「神經戰爭」轉入「實質戰爭」，二次大戰的爆發，乃在多事的歐陸雷鳴起來。一九一四年的首次大戰，經過一千五百六十五天，動員六千五百萬壯丁，九百萬人的死亡（動員數每七人占一人），二千二百萬人的受傷（每三人占一人），且有七百萬人永久成爲殘廢，至少復有五百萬人的失蹤。上次大戰的傷亡數額，超過一七九〇年至一九一三年間所有大戰的總和，包括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丹麥戰爭、普墾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普法戰爭、

布爾戰爭、日俄戰爭及巴爾幹戰爭。上次大戰中金錢的消耗，更是令人舌搥不下，直接的損失是二千七百萬萬美元，間接損失則為六百七十萬萬美元，總計達三千三百七十萬萬美元之鉅。故上屆大戰，係有史以來流血最多代價最大的第一次大惡戰。今日兵器的進步，外交的縱橫，決定這一次的大戰，其殘酷性和持久性，將較上一次為烈為長，人類已跨進死谷了，戰神已升上祭壇了，世界已變成屠場了！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國：（三）第二流國家，做了戰爭火花的製造者；（四）英國態度同可舉足重輕；（五）作戰藉口，都是為了「生存與榮譽」；（六）外交的談判同在軍事行動前一秒鐘時，始被迫中止；（七）德軍均以他國領土為戰場；（八）美國及教皇皆挺身出任調停，我們今日掀開上次大戰的往事，很多若合符節的印證，前塵歷歷，如在眼前，我們把它重述一下，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的中午時光，奧匈帝國皇太子腓特烈（F. Ferdinand）大公，偕其妃蘇斐，被一塞爾維亞青年普靈西浦（G. Princip），暗殺於塞爾耶倭（Sarajevo），德奧匈等同親國，就和俄英法構成對立的局面。德國於七月五日，尤以全力援奧，奧外相柏爾喜托特，乃於同月二十三日，向塞爾維亞提出限四十八小時內答復的最後通牒。七月七日，俄外相薩佐諾夫，照會駐俄塞使，告以「俄國在任何情形下，決不許奧國侵犯塞國」。塞國得此支持，拒絕奧國全部要求，僅願意將糾紛提交海牙公斷法院或列強會議處理。七月二十三日，法總統普恩加萊聘問俄京，力言「塞國在俄國人民中有親密的朋友，俄國復有一個同盟者的法國」。七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宣布對塞作戰，同月三十日下午，俄國下令動員。德國於同日晚間，致牒於聖彼得堡，要求俄方於十二小時內復員，俄國置之不理，八月一

日薄暮，德國正式對俄塞宣戰。英外相葛萊，主張以「直接談判」代替戰爭，不敢公然允許援助法俄，因此德國有恃無恐，要求法國中立不遂，於八月三日對法宣戰，四日即依照舒利芬計劃，大舉進攻比國。四年廝殺，因而開幕。我們把上次歐戰的醜態與爆發的經過，和今日的局勢相較，差不多前後融合。羅斯福的直接談判、交付仲裁、允許調解等建議，德波英法外交的角力，歐洲各小國的紛謀中立自保，人民對於戰爭的普遍厭惡，國際團體關於弭戰運動的多方努力，幾個大戰的序幕，亦和上次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蘇聯的置身度外而已。西諺曾云：「欲知明日，請視今朝」，我們翻閱過去大戰的情形，那末，今日之戰，實在意中。

美國陸軍葛興上校，近發表一統計，謂自人類有史以來，共計三千五百

人羣上了刺刀……

世界沒有和平……

僅二百六十八年，和平時間，祇占百分之八。國與國間所訂立的條約，不下八千餘件，但每種條約所信守的期限，平均不過兩年光景。前幾年，美國明星報和英外部檔案室，亦會作和戰時間比較統計，它們發表出來的和平時間，均係昙花一現，且此短促的時間裏，亦不是連在一起的，而是斷斷續續的加上去的，可見和平一事，是如何難於獲取啊！威廉·詹姆士說得好：「歷史乃是血的沐浴」（見道德與戰爭一書中的第三頁），戰神的大刀闊斧，無時無地不在恫嚇人類。一七九五至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把歐洲文明中心的地區，染上了殷紅的血漬；一八五九年的克里米戰爭，和一八六四、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的三次普魯士所發動的戰爭，又將整個歐洲塗下了撲鼻的血腥氣。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這四十三載間，據約翰·柏克列斯的統計，真正沒有戰爭的時間，總共起來，不過四年左右，合占全數的十分之一強（見戰爭論一二六頁）。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大戰結束以後，